李白
古風
5298.3
1800
v.2

古風
五十九首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二

古風

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士贇曰詩大序曰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大雅文王之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西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記王制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文選江淹詩曰蹤華竟無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士贇曰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詩野

有蔓草鄭國風也平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題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燕趙齊號爲七雄後悉爲秦所幷潘岳詩荆棘成蓁**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曰魏伯陽周易參同契龍呼於虎虎叉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此用其語意以喩龍虎戰爭於中原也陶潛詩漂流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曰楊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之正聲悲哀夜琴賦理正聲奏妙曲史記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梁蕭統文選序騷人之文自茲而作**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揚雄也揚雄傳雄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以爲式本傳贊曰

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倣而馳騁云頽波者莊子註波流頽靡之義屈原九章穆渺渺之無根兮莽芒芒之無儀垠岸也言無畔岸也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十三〕曰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莊子千轉萬變而不窮記仲尼憲章文武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十四〕曰建安乃漢末年號文選有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鄴中七子之詩劉公幹詩投翰長太息綺麗不可忘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十五〕曰文中子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堯衣裳而天下治晉書庾亮臨薨上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鑑裁

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十六〕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文中

子關子明曰文質通用世運相乘

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王武】曰記表記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論語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龍與可觀張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司馬相如長門賦觀衆星之行列兮揚雄羽獵賦煥若天星之羅爾雅秋天曰旻天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王武】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彦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紆辨哉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

能復振戰國迭與玉道據塞干戈相侵以迄
于[illegible]齊屈原[illegible]人以[illegible]中正之聲日遠日微
一變而為離騷劉勰辨云自風雅寢聲莫或
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軒翥詩人之後
奮飛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
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可謂兼之屈平之後司馬相如揚雄激揚
其頹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閎肆注乎無窮而
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綺靡摛
章繪句競為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薾至
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
白蓋以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
流水出乎自然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王贊】
曰李蕭遠運命論曰孟軻孫卿體王希聖從
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論語
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事詩

詰曰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齊梁以來艶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爲有唐詩人之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音歿

曰按唐書玉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訴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欲立爲后潘好禮諫止之太白詩意似屬乎此淮南子日月照天下而食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龜策傳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月以况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食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

曰張衡靈憲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爲蟾蜍史記天官書日月薄蝕註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毁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鶡冠子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傳咸詩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機詩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曹植詩迴風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蟾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居也蟾蜍淫氣也毛詩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蟾蜍入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大明以諭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蟾蜍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苻堅

華幕容垂夫人官者趙鑒歌曰不見雀來入
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即此意【士贇】曰毛詩
云蝃蝀在東註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
盛爾雅虹蝃蝀也俗名爲美人晉天文志紫
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和元年四
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閣
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歲此用其字唐五行志
永隆元年虹蜺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
脅王者前漢儒林傳今陛下開大明配天地
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史龜
筴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廣雅日月謂之
兩曜後漢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所而衆星
拱之萬
象翼之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齊賢】曰陳
皇后驕妬
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爲長門賦以感悟漢
武后得復幸皇后諭在長門則君心爲忿怒
曾惡斥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士贇】曰楚辭
風颯颯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

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

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齊賢曰按楚辭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石崇婢翾風詩云桂芳徙有蠹天變在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蠹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徙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歎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前漢兩粤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爲臨淄王聘爲妃將請內難頗大計先天元年立爲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譖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言即死后兄守一懼

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敎祭北斗取霹靂木刻
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
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
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
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爲庶人賜守一
死當時王諲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
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亦
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沉嘆終永久感我

泮沾衣

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遙夕古
詩涙下沾裳衣此篇宋西山先生真
德秀文章正宗云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
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
惠妃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予見之
說實祖於西山士贊今演之曰蟾蜍薄太清
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
蠹也蝃蝀入紫微而太明夷朝暉以喻武妃
既得幸而玄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
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

陰羅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侵戌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與漢武陳后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諲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以此證最爲切當桂蠹花不實是柔廢王后剬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劾也洗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自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蹤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賢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荊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

過秦論云始皇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 [illegible] 曰史秦始皇紀初幷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莊子天子之劒直之無前擧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illegible] 曰左傳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前漢贊雄才大略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

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士贇】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後漢地理志陰平穀城澠水出自函谷陰註云西征記曰函谷左右絶岸十丈中容車而已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路在谷中故以爲名賈誼過秦論秦人開關延敵

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琊臺【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東至之罘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初始皇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

頌德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正義】曰史秦始皇紀二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末云從臣頌烈請刻此石光垂休明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北至琅琊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音義】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鳩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正義】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

田內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鬐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萊

日史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近賦或鹿頭象鼻或虎狀龍

頷揚鬐拚尾噴浪飛涎說文噴吒也[illegible]曰
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
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
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
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
敢當者詩云維山崔嵬
徐市載秦女樓船
幾時迴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illegible]曰漢
書註應劭
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
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槨韓子曰死者始而灰
已而土[illegible]曰史秦紀初齊威王宣王燕昭
王皆使人入海求蓬萊方文瀛洲云此三神
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舡去
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
皇至海上請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請
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舡交海中皆以風爲解
曰未能至望見之焉自意若曰仙者清淨自

然無爲而化秦皇之所爲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爲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賈誼作弔屈原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于庭【士贇】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擧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覩之文字曰色有五章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註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銜書且虛歸

空入周與秦【士贇】曰呂氏春秋文王時見大赤烏銜丹書集周社曹植詩看來不虛歸橫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爲楚歌曰鴻鵠高飛一擧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士贇】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衆假生盧生徐市輩能見幾而作始鳳高翔遠擧卒遠坑焚之害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藥【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

塵外晉庾翼曰兄弟自不能拔腳於風
塵之外漢書文帝紀曰春不得遊風塵藥物
秘海嶽採鉛青溪濱[illegible]曰玉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界人青
溪之鉛乃可採耳[illegible]曰梁書陶弘景既得
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
黃金朱砂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
體輕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
士李善注云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
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時登
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飆車絕迴
輪[illegible]曰樓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
鸞駕鶴飆車言御風載雲[illegible]曰劉向列仙
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翁接以上高
山三十餘年後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駐上頭望之不得到擧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此用其字潘尼詩道逢深識士擧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乘書曰景滅跡絶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崑崙之圃閬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也

尚恐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

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補注】曰抱朴子曰考久視之方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丹液之也顧既不獲仲則覽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者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補注】曰抱朴子內篇論金丹一卷皆言神丹金液之事又有韓衆丹法選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王右丞融詩欲知憂能老爲視鏡中絲

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衆親

曰鮑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句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神人曰我是也

曰阮嗣宗詩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

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摘發徙邊

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絶【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郡縣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峯之西號爲太白其精化爲白石【士贇】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迴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披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建詩山樹鬱蒼蒼選古詩仰觀衆星列陶潛詩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絶中有綠髮翁披雲臥

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士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 士贇曰郭璞詩中有一道士顔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爲道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照詩沈吟不語若有忘左思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愼註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古詩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粲皆笑何休註盛笑呂氏曰三軍露蕎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四明逸老呼余爲謫仙人蓋實錄耳淮南子若士與盧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

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
情七命曰揮鋒電滅【士贇】曰莊子曰古之真
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
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
竦身於
雲霓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
砂永與世人別【齊賢】曰葛洪求爲句漏令就
采丹砂【士贇】曰詩云瞻望不
及泣涕如雨爾雅春爲蒼天郭景純曰萬物
蒼蒼然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
今人有觸於中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孚
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又孚其
內熱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
乃并孝經援神契仙藥之上者丹砂陶潛詩
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
風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

入圖錄丹訣無不參授其四其五兩詩
非泛然之作蓋亦一時紀實之辭也

其六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
固其然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
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
安仁詩徒懷越鳥志眷戀巢南枝淮南子曰
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士贇曰董仲舒策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
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昔別鴈
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郎
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註云龍庭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
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

兮雪夏零[illegible]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雁門郡
唐地理志代州雁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
治雁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陘關西陘關一謊
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雁來往向
此缺中過人號曰雁門山出鷹雁過多被鷹
捉而食雁欲過皆相待而相隨口中銜蘆一
枝然後過缺中鷹見雁銜蘆
畏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
蟣蝨生虎鶡心
魂逐旌旃
[illegible]曰嚴安曰介胄生蟣蝨鶡勇
雉其鬪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
王爲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
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註旄首曰旌因章
曰旃周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通帛爲旃
雜帛爲物[illegible]曰淮南子記論訓甲胄生蟣
蝨燕雀處帷幕而兵不休息西漢揚雄傳鞮
鍪生蟣蝨介胄被沾汗東漢朱浮傳甲胄生
蟣蝨弓弩不得弛東漢輿服志武冠虎賁羽
林皆鶡冠註云鶡似雉以其鬪死不止故用

其尾飾武臣首張平子東京賦虎夫戴鶡左傳分康叔以旌旃又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江淹詩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韻註旗曲柄曰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音註]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徙召拜廣爲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迷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

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

士贇曰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爲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闓事陶弘景爲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駕白鶴升天而去真誥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

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列仙傳安期謂始皇日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四賢】日抱朴子日行則逍遥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二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日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贊日寥寥安期虛質高清秉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泠

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

玉堂仙人侍從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竹嘗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莊子天籟註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黃色光可鑒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

曰選甘泉賦天聲起兮勇士厲潘尼詩道逢深識士擧手對吾揖擧手字見其四首註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道經雲華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内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入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詩體恐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一作百鳥鳴花枝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舘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舘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

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王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覇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王莽傳玉具寶劒關中爲西秦漢書萬章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幷遊俠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

【齊賢】曰魏揚脩八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

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
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
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
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丁
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
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
而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敬
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
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
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
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
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
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
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
選古詩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詩曰後
漢書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

嘉詩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子雲白以自况也此時感里驕縱踰制動致高位儒者沉困下僚是詩必有所感諷而作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 士贇曰莊子聖人達綢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青門

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illegible]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爲侯今焉爲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illegible]曰史伯夷傳太史公曰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三節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況又何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旣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略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無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遂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之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

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倜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曜天下人所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士贇】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註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曰蜚英聲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齊賢】曰澹蕩猶放蕩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

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聲音

和【士贇】曰太白平生豪邁藐視權臣許雲富

貴此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爲人

也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十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

不相待【齊賢】曰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難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離騷云指西海以爲期王逸註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迫海濱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論語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贇】曰禹貢導河入于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左太冲詩白日已西傾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乗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顔也秋髮白髮也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顔【士贇】曰傳休弈詩一絶知流光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超歩太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還古詩迴車駕言邁悠悠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揺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世其見趣又出乎

流俗矣

其十二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顔 齊賢曰毛詩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太白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夭桃艶李嫣然媚人也 士贇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卿子曰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 齊賢 曰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漢輝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巖石間

士贇 曰張景陽

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麗蘭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illegible]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illegible]曰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漢書王貢龔鮑傳序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

援老子揚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强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强以爲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illegible]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乎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西都賦曰發思古之幽情

騶虞不虛來鸑鷟有時鳴

[illegible]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王篇鸑鷟鳳之屬說文鸑鷟神鳥也周興鸑鷟鳴于岐山[illegible]曰此乃諭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

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

誰人測沉冥[illegible]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illegible]曰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楮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楮機石爲東方朔所識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

孟康註曰蜀郡嚴君平深沉玄黙寡欲言幽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測幽微此詩雖詠史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其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虜【補遺】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鴈門關玉門陽關之類諸胡出入之門史記漠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鮑明遠詩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毛詩何草不黃【補遺】曰顏延之曰胡風南埃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鮑照詩寒風蕭索一旦至竟得幾時保光華後魏崔道固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莊子終古不忒楚詞長無絶兮終古按木落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落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張景陽詩曰秋草

含綠滋盧諶詩日登高眺遐荒荒城空大漢邊邑無遺堵白
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illegible]曰說文漢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
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
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杜佑通典大漠國
在鞠國北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杜
預註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千霜千年也如
杜詩七暑三霜云上林賦崔巍嵯峨服虔註
漢書榛木叢生也蕪城賦灌莽杳而無際[illegible]
[illegible]曰唐初以葛羅祿熾俟部置大漠州都督
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隸北庭
都護府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纘蔡
文姬詩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棘白骨不
知誰縱橫莫蓋覆陸機詩崇山鬱嵯峨借
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師事

鼙鼓【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皇玄宗也玄宗承國家富庶俢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曹世爲患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卑者所鼓司馬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達師執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爲殺僇之氣矣【士贇】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齊賢】曰騷動也悲也按唐書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閤羅鳳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後遣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

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
興師傾中國號卒二十萬天下冤之則三十
六萬當爲二十六萬據吐蕃傳天寶二年吐
蕃與閤羅鳳聯兵攻瀘南劍南節度楊國忠
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
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則南詔之損實吐蕃助
之也時羅鳳北臣吐蕃[illegible]曰禮記仲秋之
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蔡琰胡笳十八拍云
聞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詩
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二

且悲就行役安

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illegible]曰

毛詩孝
子行役論語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子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史記婁敬齊
人戍隴西戍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燕復漢地
關山月古有度關山曲[illegible]曰毛詩嗟予子
行役夙夜無已顏延年詩嗟予發行役蔡李
琰胡笳十八拍云關山阻脩兮行路難

牧令不在邊人飼豺虎【[illegible]】曰盧子諒詩李牧鎮邊城荒夷接南

懼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七家詩盜賊如豺虎令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張虔陀爲雲南太守可以戰豺虎哉【[illegible]】曰此詩揭子見以爲詩閣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忠

嗣漢陽太守乂之從漢東郡而卒入載上命
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
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絶唯一徑可
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擂木
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援之
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
略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
皆希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
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
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
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
二年無能諫止卒喪數萬之師也此詩雖微
而實顯其深得風之體歟史記李牧傳李牧
趙北邊良將也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言
射騎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
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
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數

歳無所得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選士悉勒習戰單于大率衆來救擊之
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
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漢張耳陳餘叙傳
據國爭權還爲豺虎

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
復齊來 [齊韻] 日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燕誠得賢士以共
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
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
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
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
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王隱晉書曰段匹
磾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二

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兵敗潛王出亡〔士贇〕曰鮑照詩將起黃金臺註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贇〕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曰視之如塵埃

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齊賢〕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人其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士贇〕曰史平原君傳李同曰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穀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

崧河內人家貧爲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顯宗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聯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

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illegible]〕曰鶴一作鵠楚辭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國中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王逸註賢者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illegible]〕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吁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其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
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
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
此其驗矣吳王以歐冶子所作劍五一純鈎
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示秦薛燭燭
善相劍見純鈎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
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
如水溢於塘烈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
楚人干將莫耶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
所感後產一鐵楚王命莫耶鑄爲雙劍一雌
一雄莫耶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
常悲鳴王問羣臣羣臣曰鳴雌憶其雄王怒
收莫耶殺之[illegible]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秋
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書之
事而成詩其問芙蓉字却出越絶書今子見
所引張華事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

若不載出處詳味似是越絕書語句復爾乖訛豈當時率爾不經點對邪抑不祖越絕而它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有之因詳録全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

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
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
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
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
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越絕書外傳記寶
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
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曰吾有寶

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
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
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
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
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
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
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
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
穿銅釜絶鐵鑊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
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
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
芙蓉始出觀其鈲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
渾如氷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
才煥煥如氷將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
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
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
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
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

覩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劒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閭又以魚腸之劒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閭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劒而刺之遂弑王僚是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質如耀雪形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盧湛詩絕成飛沉綰照詩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

底楚闕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太白之詩仍擬此作故全錄之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音釋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侗天存焉婺州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卽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

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

【十三贊】曰劉向列仙甯父傳贊曰丹火翼輝紫煙成蓋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

【十四贊】曰史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張景陽詩憂來令髮白

不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崑山

採瓊蘂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日繁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崐山崐崘山也西京賦屑瓊蘂以朝食陸士衡詩上山採瓊蘂江淹詩隱淪駐精魄 士贇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選古詩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淮南子掘崑崘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瑯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瓊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蘂以為粮淮南子變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情魄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之意而已

其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

東流水【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爲銷恨花任昉以萱草花爲療愁花
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揺蕩
感物傷情腸爲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隨
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
復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贇】曰天漢按
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
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横橋南渡以
法牽牛卽今所謂天津橋也 呂
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前水復後水
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齊賢】曰古
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比素
新人不如故【士贇】曰尚書大傳大水小水東
流歸海隋江揔詩故人雖故昔經新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雞鳴海色動謁帝
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色曉色也

雞鳴之時天色晴明如海氣朦朧然毛詩雞旣鳴矣朝旣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兩宮夾穀水架虹橋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輝【士贇】曰海色日出之光也曹植詩謁帝承明廬鮑照詩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

衣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

【齊賢】曰選詩春色滿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行云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士贇】曰謝靈運詩雲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詠史詩數馬光照地

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

【齊賢】曰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易其本處漢舊賦傍眺嵩丘即嵩山也【士贇】曰禮記志氣

塞乎天地潘岳懷舊賦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入門上高堂列

鼎錯珍羞[illegible]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五鼎周禮珍用八物[illegible]曰選

古樂府入門各自媚孟子曰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蜀都賦

日吉辰良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南都賦琛盖瓊玕充溢圓

方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

雙戲庭幽[illegible]曰南都賦齊僮唱兮列趙女座南歌兮起鄭舞曹植妾薄相行

曰齊謳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崔豹古

今註鴛鴦雌雄未嘗相離[illegible]曰任彥升袁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呂延翰註曰趙

女歌舞妓也潘岳詩簫管悲且清梁元帝纂要齊歌曰謳吳歌曰歙楚歌曰艷淫歌曰生

宋禮樂志鷺鷺七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十二羅列自成行

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補註]曰揚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此[士贇]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卿詩三載為千秋

黃犬空嘆息

綠珠成釁讎[齊賢]曰嶺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斯黃犬事見擬恨賦註

何如鴟夷子散髮棹扁舟[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

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齊賢】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張孟陽詩散髮歸海隅此詩之作其有所諷歎大意蓋謂天津橋木閱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爲高也今以唐史攷之讒擧最顯者而言如國忠毛仲輩後皆遭難則太白此詩亦可謂有先見之明者矣

其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手王逸註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是中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又孫文陽王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來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贇曰爾雅華山為西嶽尚書西巡狩至于西岳註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牛星集仙録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illegible]級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緑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内有玉石馬一疋焉淮南子臺簡以游太清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云雲臥恣天行士贇曰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

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閑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

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
忽不知所在〔十一〕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
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爲
起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
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
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
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
乃驚問曰爲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
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
意謂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可優禮而帝問云
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
知所在帝甚懊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
世之華山尋之到其嶺絕巖之下望見其父
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
爲床有數仙童 恍恍與之去駕鴻淩紫冥
執節立其後
曰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沈休文詩賓至
駕輕鴻太白爲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

天下已而禄山反僭號洛陽則太白眞能全
身遠害矣齊賢曰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
物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
狼盡冠纓

士贇曰孟子曰登太山而小天下
蓋登泰華山而望之則俯視洛陽
矣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
萬流血千里揚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司馬相如諭巴蜀檄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衢李善曰豺狼以
諭小人也按唐史至德間府庫無蓄積朝廷
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軍皆給空名告身自
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
事註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以官爵有至異
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
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
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
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

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大自此詩似乎紀實之作豈禄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緑翠如芙蓉 齊都 曰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爲齊州爾雅荷芙蕖郭璞曰別名芙蓉 [illegible] 曰按桑欽水經濟水入東北華不注山酈道元註曰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緑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敎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嵩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士贇】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師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嫗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子先持一與酒嫗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此用其事以伸己意也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夌倒景夌陽宰賓子明經日到景照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到下也【士贇】曰陶潛賦曰含言笑而不分誰南子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漢酈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游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流與

親友別欲語再三咽【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親詩曰中心如噎

謂噫憂不能息也【音義】曰陸機詩親友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勗君青松

心努力保霜雪【音義】曰北山移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力愛春華【音義】曰尚書勗哉註曰勗勉也鮑照詩願君松柏心採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絕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世路多險艱白日歎紅

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音義】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音義】曰顏延年詩首路跼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戢又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日造分手而銜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闉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詩游子何時還

去在世復幾

時倏如飄風度空閒紫金經白首愁相誤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入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士贇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惟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毋貽白首歎撫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閑余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爲君故沉吟至今楚辭王逸九思悠上日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沉約詩聊可閑余步終留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士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舄報秦始皇曰

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註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江淹詩太谷曉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嗚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飜然自悟而笑曰沉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末四句是決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此詩恐其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有不能忘情之詞末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曰宋玉對楚王

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入雲漢

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悽然

【齊賢】曰張良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寡婦賊撫衾裯而歎息【士贇】曰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飲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莊子曰容悽然變容此篇感歎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爲之吞聲歎息也歟

其二十二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躞蹀
長嘶鳴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毛萇詩傳咽憂不能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肅賦奏胡馬之長嘶向寒風乎北朔赭白馬賦望朔雲而蹀足士贇曰龍頭水事見一卷註魏武帝詩北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依北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山又安能蹀躞垂羽翼感物動我
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況憂結心曲又曰感物多多思情貫遠曰緬思貌士贇曰曹植詩感物傷我懷阮籍詩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陸機詩曰緬然若雙潜陶潜詩日緬然睇層丘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
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
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雲飛太白意同此
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
桑華如結柳絛爭榮猶未得歸[illegible]曰沈休
文詩寧憶春蠶起楚辭蝸蝸兮秋風王逸曰
蝸蝸風吹木動貌謝玄暉詩系拓起寒煙藉
康詩蔓蔓綠
林舊榮揚暉

意節謝流水霧心搖懸旌揮涕

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illegible]曰王逸楚辭註謝
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
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
絃無所泊陸士衡樂府云行行將復去又挽
歌揮涕淚流離哀彥道詩惻愴心哀傷[illegible]
曰曹植與吳質書曰目不識與羅靈急節孔
子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
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之也王粲詩揮涕獨
不還顧延年詩惻愴山陽賦江淹別賦去復
去兮長河謂又寢興何時乎此篇別情之詩

也其亦感物興悲禍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晚節悲年促郭泰機詩天寒知運速士贇曰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註云溥溥然盛多貌溥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張景陽詩庭草萋以綠曹植詩庭中有華樹綠葉發華滋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慇牛山淚相續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若海內忽如鳥過目又蓼條於邪志何爲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士贇

曰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
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音步郎
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
人將去斯而之何又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
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
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
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
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
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
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
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簑笠而
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
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
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
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
竊笑也景公慚焉擧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
觴焉物若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

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詰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贇】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祖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去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斯世常懷不足之冀而謬用其心哉既知此不知止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太白此詩言不盡意而意在其中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此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義和亭午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既爲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士贇】曰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菑民鬪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鬪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蔭四術齊長沙威王晃當沈攸之事起晃多從

武容赫奕徒街人曰煥煥蕭四繼鼻息鼾鼻
也劉邵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子人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曰按唐王行志玄宗好鬪
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賢者或弄木雞又陳鴻
撰東城老父傳云賈昌生七歲趫捷過人解
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
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
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
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
諸王外戚貴主侯家傾帑破產以償雞直都
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
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
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
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
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
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
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
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

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葬雍州縣
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
鬬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
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
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
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轝父死
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挽喪車八月五日千
秋節賜天下酺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
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昌
冠鵰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
叙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
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
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
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撞蹴毬踏繩
舞于竿巔者索氣沮已逡巡不敢入豈教
猱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爲此等而作西
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日月不高其輝不赫曹
植七啓慷慨則氣成虹蜺尚書怵惕惟厲莊

子怵惕之恐不監於心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illegible]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illegible]曰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飮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還恥令牛飮其下流也史淮陰傳蒯通曰跖之犬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爲賈昌輩而作末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爲跖行而太白輩爲賢人也亦太白不過一而自嘆歟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臬淳散朴許慎淮南子註澆薄也臬與澆同王逸註楚辭桂樹芬芳以興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離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李廣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贇】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選王簡栖撰頭陀寺碑文澆風上扇淳源下黷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古詩蘭芳無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陸士衡詩熱不息惡木陰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大運有興淩轟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齊賢】

日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illegible]】日史天官書曰亦有大運顏延年詩飛奔亙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與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挂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神上世喪道之意也所以挑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黙焉

耳此兩句伸上道喪世之意也大運有與没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爭浇風日扇淳原日散大運有與有没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帰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决意爲有道者之歸賓戍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其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

楚辭曰搴芙蓉兮木末王逸註芙蓉荷也生水中王篇荷芙蕖蓮荷實社預註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濤景福殿賦朝日曜而增

鮮陸士衡詩寄棊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
鮮陸機毛詩草木䟽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
青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
此紅芳年[illegible]曰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
色美豔陸士衡樂府秀色若可飡
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迫節[illegible]曰李
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琚
詩凝霜
凋朱顏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illegible]曰古
詩結根太
山阿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
華池邊[illegible]曰陸機詩結根與且堅孟子得
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荷與華
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
不為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
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
太白自傷
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補註]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敷艷歌秀色若可食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補註]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窓阿閣三重階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補註]曰艷歌敵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好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亦此意[補註]曰莊子君目顏色之好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

飛鸞[illegible]曰陸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illegible]曰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此詩比與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嘆而有餘悲也耶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illegible]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孫子兵法曰逮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illegible]

日蕭景陽詩秋草含綠蕤春秋元命苞日霜以殺草記袁公問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人一一

誰成功

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草綠餓白旦晝餓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矣劉備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日月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曰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

曰造化權輿所載依周昭王南征餘全

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曰莊子廣成子曰我修身二千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

訛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芒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芒繁亂澤巧僞紛拏至人洞

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崐崙關令尹喜古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之所終【士贇】曰淮南子夫至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聾瞽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唐以老子爲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齊賢】

曰古詩聖賢莫能度左思詩咄嗟復凋枯抱朴子曰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粮終與塵壤同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李長吉】曰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遭難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高飛遠舉者耶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季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爲一身之損益惟名利是趨【李長吉】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庾元規表曰沐浴玄風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刻兮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子曰道喪世矣江淹詩遊子無時還

擾擾季葉人

雞鳴趨四關

【齊賢】曰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囚之得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

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有能爲雞鳴而羣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結客行云升高臨四關[illegible]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

[illegible]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馬援傳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蓬萊山見其七註[illegible]曰三輔黃圖金馬門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此言人但知人間之富貴而不知海外之仙景也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

[illegible]曰左思詩白首不見招西京賦似不任乎羅綺

綠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

[illegible]曰抱

朴子曰余昔從鄭君受九丹及金銀液經晉太康元年爲醽淥酒于太廟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娥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illegible]曰陶潛詩綠酒開芳顏王康琚詩凝霜凋朱顏

大儒揮金椎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illegible]

大儒曰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崐崘[illegible]華丘在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鬱蒼蒼[illegible]曰此詩太白感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汨沒於名利聲色之塲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牛頭

貢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六道無爲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而顯矣

其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illegible]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楡中三萬家拜爵一級註云服虔曰鎬池君水神也

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選古詩行行重行行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

隔流水 [illegible] 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漢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記晉太元中武陵漁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

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
歲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思去旣去
得其舡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
津者【十五韻】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
之道也太白亦深羨夫避秦之人見幾而作
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
迫繼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罹憂而有
羨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
矣此兩句是暗用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
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
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
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之事脫略換骨了無
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此事
雖在三十五年然借事爲議論不相害也千
春事却祖謝眺酬德賦吹萬化而不喧度千
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
忽安事人間之紆絆哉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皥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杜預註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曰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上弦平如繩下弦亦如之謂如弓之弦也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還物難可歇杜預註左傳歇盡也士贇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皡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杜預註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曰行西陸謂之秋晉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上弦平如繩下弦亦如之謂如弓之弦也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遇物難可歇杜預註左傳歇盡也士贇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

運詩感慼感物嘆謝惠連詩念離情未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晉賢】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十賢】曰謝靈運詩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晉賢】曰選古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風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惻惻不忍言哀歌達明發【晉賢】曰謝靈運詩惻惻廣陵散毛詩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愁心【四賢】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劉琨詩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送苦言鮑照詩笙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自古志士感秋而悲者何蓋天道一歲之運猶人生一世之期也時至於秋歲功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名聲不昭能不感此而興

其三十二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皥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杜預註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詩蓐收清西陸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秋晉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凉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上弦平如繩下弦亦如之謂如弓之弦也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齊賢曰陸士衡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遷物難可歇杜預註左傳歇盡也士贇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間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所思謝靈

悲邪嗟夫士有志而不遇於時者千載讀之同一悲感也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晉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謨七十川以利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趨於海木玄虛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驁浪則與連蹴蹭吹澇則百川倒流〔士贇〕曰此詩首尾莊子事詳見一卷大鵬賦註憑陵隨海運燀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晉賢〕曰道韞雪詩末若柳絮因風起王仲宣詩鸛鵠摩天遊〔士贇〕曰左傳馮陵我城郭莊子曰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

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漢制計户點兵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有事則命中都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發齊遼東開西南夷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註以符代占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郡國兵 士贇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乎虛賊奔星註顏師古曰流星也晉書志曰流星天使也古詩四十專城居

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齊賢曰晉載記

云苻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秋冬以來衆雞夜鳴[illegible]曰史歷書曰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曹植詩邊城多警急鮑照詩要途問邊急莊子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憲治人之過也淮南子曰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此言一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

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illegible]曰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北註云東垣七西垣七主大帝之座書三公變理陰陽故漢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免三公北斗第一星爲天樞第二星曰璿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曰衡第六星曰開陽第七星曰招搖光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王僕得一以爲天下貞書曰來清四海
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垣一
日紫微天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又日爲
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
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揚雄長揚賦海內
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江淹詩天地
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
五月將赴雲南征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之兵地志瀘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
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亭又戎州
對江山下趾下臨馬湖蠻江路蠻自江水由
至城下疑是瀘遺跡按沉黎志亮南征由
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
南琵琶部三程至舊嶲州十程至瀘水自瀘
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
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歸義以利

矣劒南節度求合南詔為一優以驕大冊為
雲南王治太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閤羅鳳
襲王鮮于仲通領劒南節度下急少方略故
事南詔嘗與妻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私之多所求丐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陰
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
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靖
州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
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
進薄白厓城大敗引還羅鳳遂北臣吐蕃會
楊國忠以劒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
萬使侍御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數涉
海而瘴死者相踵於道宓敗死於西洱河國
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兵傾中國驍騎二
十萬天下冤之 王鏊 曰史世家孔子曰吾何
為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
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為雲南王遣子
閤羅鳳入質後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

薦觧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因時頗資給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忠傳等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

士贇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選詩離家遠行遊

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

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征戍之人憚炎方地熱路遠一去無還期長號以別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月為之無光王僧達詩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鳴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盡而繼之以血 士贇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楚不售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

以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悃怛以摧
心又曰鳴咽以失聲兮淚横迸而霑衣又思
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惻愴兩無聲者謂
父母別子之時心
摧而無言可發也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齊賢】曰左傳困獸
猶鬪謝玄暉詩長
蛇固能剪奔鯨自此縣北門
行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如何舞干戚一
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士贇】曰尚書帝曰咨禹有
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禹班師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淮南子曰忠信形於内感動應乎外故禹執
干戚舞于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太白此詩蓋
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齎稟象而
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

淸地寧海内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擧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自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蠻子亡去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自逆知當時所謂之兵不堪受甲悲號而別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為有苗而深嘆夫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此詩愛君憂國之意深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悲夫

其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補註】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感
顰曰矉【壬寳】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
鄲失其故步匍匐而走南史垣崇祖傳自可
拍手笑殺

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
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楊子或
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也

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子曰燕王
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
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
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
之冶者謂王曰臣則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
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

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沐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台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

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三年而成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士贇曰莊子云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

齊賢曰詩大雅首於文王士贇曰班固賦序昔王澤竭而詩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

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

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文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贇曰淮南子和氏之璧得之者富許愼註曰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

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
曰先君輕刖而重剖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
爲璧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也得玉璞於山
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王以爲欺謾
刖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
王又以爲欺刖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
和復欲獻之恐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
止淚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
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
卞和辭不就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爲羣

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傳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揚子蜀莊沉冥易天道虧盈而益謙

士贇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謝靈運詩沉冥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爲羣

東海沉

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桂史可以躡清芬

【補遺】曰史魯仲連見新垣衍曰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果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眞人過物色得老子【[illegible]】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海岸大碧水旣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仙宮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傳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乘紫

雲之葦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爲士不遇知已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爲才士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悟曰爵盈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效魯連柱史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以保其身也哉

其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許祭酒註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毋財令毋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寃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毀景公之支體【士贇】曰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

氷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精誠

有所感造化爲悲傷[illegible]曰鄒陽上書曰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

兩主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

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而我竟何

辜遠身金殿傍[illegible]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何辜限河梁鄒陽書曰日者

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屬禁者乎李白傳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

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當塗

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

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

秋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番書思若懸河**浮雲蔽**

紫闥白日難回光【齊賢】曰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紫闥猶宮也【士贇】曰史龜策傳日月之明時蔽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謝玄暉詩上干蔽白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羣沙穢明珠衆草淩孤芳【齊賢】曰應德璉詩簡珠墮沙石註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士贇】曰淮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不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又欲荼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

古來共嘆

息流淚空霑裳【齊賢】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云淚下霑衣裳【士贇】曰鮑照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衿長嘆息江淹詩零淚霑衣裳太白

此詩其遭高力士脫靴之恥摘淸平樂詞之語譖於貴妃放黜之時所作乎前八句引興述事浮雲比力士紫闈比中宮白日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譖之於貴妃明皇復信貴妃之言而疏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回也羣沙衆草以諭小人明珠孤芳以諭君子古來共歎息流淚空沾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之辭謂君子爲小人所讒者自古皆然豈獨今之世哉夫如是則惟有空自流淚沾裳以寄吾眷戀之意云耳吁氣而不傷怨而不誹太白此詩蓋得之矣

其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輝復悲高秋月【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

薹楚辭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
分別也陸士衡樂府蘋以春輝蘭以秋芳【士
贇】曰琴操孔子過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
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爲伍乃止車援琴
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此篇主意
全出於此太白蓋自嘆也楚辭哀衆芳之蕪
穢曹植詩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
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色衰飛霜早淅
瀝綠艷恐休歇【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
和芳草亦未歇楚辭芳以歇
而不比杜預註左氏歌盡也【士贇】曰顏延之
祭屈原文曰飛霜急節嬴芈詩流芳未及歇
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齊賢】曰詩云穆如
清風曹植詩爲誰
發皓齒此亦比興之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
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謂雖
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孤寒之士亦
如是而已矣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顏

按筆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或者謂亦太白自傷而托辭於孤蘭也見前註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illegible]曰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寗戚歌長夜漫漫何時旦[illegible]曰阮籍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歸海流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illegible]曰鮑明遠薊門行旌甲被胡霜[illegible]曰後漢廣陵王荊飛書云當爲秋霜註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曹植七啓隱居大荒之庭吳都賦出乎大荒之中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illegible]曰楚辭及

榮華之未落王逸註榮華喻顔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士贇曰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謝靈運詩萬事俱零落

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士贇曰江淹詩寒陰籠白日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白日喻君象浮雲喻小人也

梧桐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士贇曰楚辭葛藟纍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高位貪佞升爲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鸞棲之亦此意士贇曰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註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意也燕

雀見後篇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曰陶潛有歸去來辭
馮驩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輿樂錄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此
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
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
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
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
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彼瀾之
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illegible]蔽也
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晩節爲姦臣
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
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
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鸞鷟者喻君子在
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
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
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吁詩意亦微而

顯者
興

又一本云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辛酸遊人悲舊國撫心亦盤桓倚劍歌所思曲終涕泗瀾 [illegible]日禮記仲秋之月殺氣漫盛陽氣日衰江淹詩殺氣起嚴霜古詩浮雲蔽白日莊子和之以天倪又曰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易曰磐桓利居貞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宋玉賦長劍耿介倚天之外阮藉詩感慨懷辛酸選古詩所思在遠道太白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乎睠戀京國之情溢於言辭之表讀之令人感蕩此篇從殺氣落喬木八句元附在三十九首第四句

之下云一本如此聽見觀之恐是當時初本改本編集者兩存之今揭出別作一首以爲又本三十九首云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争一餐【音釋】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不貪餧而妄食即此意離騷註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嵇康詩朝食琅玕實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五臣曰雞鶩喻讒夫爭食爭祿也【音釋】曰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戢翼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老萊子南方之鳥天爲生食樹名瓊枝以琅玕爲實朝鳴崐丘樹夕飲砥柱湍【音釋】曰鳳凰翔

萬仞之上過崐崘之號圓飲砥柱山在河東
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十賛】曰韓嬰詩外傳
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
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
喙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翺翔四國之外過
崐崘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
安寧淮南子覽冥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
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
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
曾逝萬仞之上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
圃飲砥柱之湍瀨邅迴蒙氾之渚尙徉冀州
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
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註冡
江裔又𡵓直燕雀之類乎東方朔十洲記崑
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
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唐太宗鳳賦云晨遊紫霧夕飲玄霜桑欽水
經又東過砥柱間註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

洪水山陵當汞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抱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曰砥柱也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士贇】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亦贈焚霄鳥羨爾歸飛翼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住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齊賢】曰劉公幹詩感慨以長嘆【士贇】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踈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鑾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其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霞裳【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士贇】曰此篇人多疑兩句爲不類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朝游曾城夕息旋直廬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朝馳兮馬乎江皋夕濟兮西澨是也此篇自爲一首無疑

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日所

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註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齊賢】曰劉琨詩揮手長相謝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此乃遊仙詩總意大言倏而東忽而西歐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齊賢】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臥恣天行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士贇】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齊賢】曰莊子天倪註倪際也屈原東皇太一云穆將愉兮上皇【士贇】曰曹植七啓曰飄飄焉嬈嬈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須誕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又廣成

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增註]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招魂云華酌既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容成揮玉杯一飡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增註]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知反余之故鄉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illegible]曰陸機詩長風萬里擧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比興觀之亦有深意觀者其無忽諸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形宿沙月沿芳戲春洲吾亦洗心

者忘機從爾遊【商贅】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律謝玄暉詩迴䑛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謝玄暉詩喧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愚贅】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詩意實祖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負野人狎翫者以喻閑散之人也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不然何以曰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者飄逸不可羈之氣象槩可想見其太白心聲之所發歟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溪樂心不極雄豪

安足論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註〕曰沈休文詩秦王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惟恨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毋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欲好道乎欲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註〕曰神仙傳茅君

學道能使金案玉秝自來人前江文道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士贇】曰封禪書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秝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秝者刻曰入主延壽瑤水閒遺歌穆王事見前句註詩云野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秝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鑑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盖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齊賢】曰詩頍弁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楚辭上葳蕤而防露註盛貌射雉賦繚繞盤辟魏明帝悲歌行女蘿亦有託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士贇】曰毛詩草木疏曰

今松蘿蔓松生而枝正青蜀都賦曰敷蘂葳蕤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註】曰陶潛詩萬族各有託江淹詩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謝靈運詩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王粲詩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柰何夭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註】曰毛詩桃之夭夭毛萇曰夭夭少壯也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孫炎曰葑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鬒髮如雲又曰素絲五紽【註】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江淹詩庭樹發紅彩詩云鬒髮如雲陸機詩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

為【[illegible]】曰陸韓卿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古詩曰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illegible]】【[illegible]】曰江淹詩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此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紓下情而通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為而作也觀者參之唐史其意自見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飆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頹陽洪波振大壑【[illegible]】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詩浮雲蔽白日海賦擘洪波指大清楚辭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士贇】曰楊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頹陽照通津頹陽落

日也日君象以比昏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東方朔十洲記冥海洪波百丈

龍鳳脫罔罟飄颻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註馬五尺以上爲駒王氏曰白駒以況潔白之賢人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縶維而留之也【士贇】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曰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王粲誄曰我願假翼飄颻高舉鮑照詩羇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彌遲詩白駒刺宣王也註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乎按太白

此詩前四句是指遣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鷲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罹難脫身羈因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此意明白坦然可見

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峩峩橫三川【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醼宴三川鄰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涇渭洛非此三川戰國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謂曰三川此河洛三川也【士贇】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陸機詩昌門何峩峩漢書註應劭曰三

川在今河南郡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齊賢】曰尚書洪範卿士惟月庶民惟星西都賦煙雲相連東都賦其從如雲鬬雞金宮裏蹴蹋瑤臺邊【齊賢】曰史記蘇秦曰臨菑民無不鬬雞走狗六博蹋踘劉向別錄蹴蹋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蹋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陸士衡樂府北徵瑤臺女【士贇】【增】曰聞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翁忽失路長棄捐【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張景陽七命翁忽揮霍班婕妤怨歌行棄捐篋笥中【士贇】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左琯唐衡也陸機吊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

骸之内後漢皇甫嵩傳曰指揮足以展風雲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選古詩棄捐勿復道

獨有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夏侯湛誄執戟疲揚謝靈運詩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劉伶古之閉關人解嘲序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蓋執戟者侍郎之職也揚雄解嘲曰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illegible]〕曰此篇前六句意出自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璿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鬪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比其君鬪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當塗何翁忽者

以諭得其蹊徑而依附之者可以翕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者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然於棄捐而不見用也獨有揚執戟閑闢草太玄者意謂當此之時無所守者鮮不依附之矣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時之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illegible]日阮籍詩東園桃與李鮑明遠詩豔陽桃李節[illegible]日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illegible]日晏子春秋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

伴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illegible]曰後漢五行志童謠曰桂林花子實

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illegible]曰張景陽七命龍火西頹

漢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龍火火飛猶云西頹西頹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

美詩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阮籍詩零落從此始[illegible]曰鮑照詩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史天官書東宮蒼龍註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禮冬官註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流火註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又國語曰火朝覿矣註曰火見而倩風戒寒江淹詩曰零落在中路

詎知南

山松獨立自蕭颾[illegible]曰七命蕭颾虛玄播顏詩松栢轉蕭瑟[illegible]日

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

亦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此興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雖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人作詩皆自學問中來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illegible]曰始皇年二十二冠而帶劍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詩王赫斯怒[illegible]曰江淹恨賦秦帝按劍諸侯西馳何晏景福殿賦張聖主之神威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illegible]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齊要略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

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徵辛空九

寓作橋傷萬人[illegible]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

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註五十萬人守五

嶺[illegible]曰秦皇於海中依石橋或云非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

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

者潜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但

求蓬島藥豈思農爲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

悲辛[illegible]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詳見前詩註

左傳九扈爲農正註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

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扈字作鳸士贇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爲喩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豈曰小哉補之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士贇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綠波

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

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齊賢曰楚辭大招朱脣皓齒嫭以姱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補註】曰陸士龍詩巧笑發皓齒江淹詩絲覿紫芳心曹植詩時俗薄朱顏爲誰發皓齒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暐妹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弟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此雖非用其事謾載于此離騷衆女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揚雄反騷知衆嫭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蛾眉宋南平王白紵舞曲佳人翠袖羅青蛾

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補註】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萇詩箋曰止諸也古詩沉吟聊躑躅謝惠連詩沉吟爲爾感【補註】曰此太白遺讒擯逐後之詩也去就之際曾無留難雖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

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士贇】曰蔡邕琴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諒

詩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曰禮記貴玉而賤珉曰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廢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菉葹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比干竊嘗
論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
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
社稷所寄焉者其心曉然知紂之不可扶周
之不可遏各自靖以獻于先王微子抱祭器
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子佯狂爲奴心
主於傳大法也比干強諫而死心主於紂之
貶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爲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景元和姓纂
屈楚公族羋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
焉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土入則
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羣下王甚珍之同
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
屈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令張儀事楚王與懷王會
原以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
秦因留王其子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
南原放在草野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終

不見省義不可以他往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蓋亦比干之志也人誰不死得其死爲難原
與比干真得死者矣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
在牧許慎註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
牧野之地離騷云資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
而不服註資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
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喻滿朝也補註今
詩資作薋菉作綠本草云藎草葉似竹而細
薄莖亦負小俗名菉蓐葹商支切形似鼠耳
詩人謂之卷耳廣雅謂之枲耳莊子孔子曰
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註曰女嬃屈原姊嬋媛猶牽引也補
曰說文嬃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嬃取此爲
名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
來歸諭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
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
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
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

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
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爲楚
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頃襄王立復短屈
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
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
拜叔孫通爲博士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
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此謂
比干以諫死是陷於虎口矣何所爲而婉孌
如是哉詩云婉兮孌兮僑尼詩婉孌二宮徘
佪殿閣註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孌岷山陰
註曰婉孌存思貌離騷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
野註曰女嬃屈原姊也女嬃以屈原剛直太
過恐亦將如鯀之遇禍也離騷謇吾法夫前
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
依彭咸之遺則註曰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
不聽自投水而死鮑照詩孤績誰復論此意

謂時無彭咸可與論比干屈原之心者誰哉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於見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菉葹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見責者也虎口何婉孌之者詩人與羣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顏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風刺諷諫之體兼盡之矣詩云詩云章句云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爲朱

明[十賞]曰爾雅春爲青陽江淹詩青春滿江皐潘安仁詩鶯湍激巖阿賈誼鵩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

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托

[齊賢]曰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十賞]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

光風滅蘭蕙白露灑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曰光風轉蕙氾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註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十賞]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況時君也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恨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爲六卿分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戰國]曰春秋之後號爲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孟子序周衰之未戰國縱橫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缻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周制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師中軍上軍下軍尉弁佐凡六人

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
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爭昭公
二十八年三卿誅公族各使其子為大夫周
定王元年左傳終定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
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十三年初命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而晉分魯莊公
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為田氏應劭云始
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謚敬仲生田稺
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無須事齊
莊公卒生桓子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
乞事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以小斗受之以
大斗予由此得衆心宗族益強魯昭公三年
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為田氏矣晏
子卒後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
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
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
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
荼景公病命其相國子惠子與高昭子以荼為

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為孺子景公它子陽生
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鮑牧攻高昭子
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為悼公遷
孺子殺之乞為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為成子
弒悼公立子壬為簡公魯哀四年常執簡公
于舒州弒之春秋書曰齊人弒其君壬于舒
州是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臣欲竊
位樹黨自相羣真得春秋之旨矣【補遺】曰漢
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
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
公卒六卿彊公室卑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
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
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
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
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
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殺齊弒按史記齊世家略

日初簡公即位闞止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華於子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關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若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

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
故作是詩引古諭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
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讀詩者宜細味之

其五十四

倚劒登高臺悠悠送春目
[illegible]曰宋玉曰長
劒倚天外雍門周
說孟嘗君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illegible]
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李善註高臺論京師
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劒耿介倚天之外新語
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心謝玄暉詩出沒
眺樓雉遠
近送春目
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illegible]曰
玉篇榛
木叢也蕃安仁詩荊棘成榛離騷云索藑茅
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註藑茅靈草文
選藑作瓊[illegible]曰高誘淮南子註曰叢
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詩云深谷爲陵
鳳鳥

鳴西海欲集無珍木【音贊】曰嵇康詩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士衡贊】曰瑞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崗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萬族【音贊】曰阮籍詩鸒斯蒿下飛毛萇詩傳鸒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鸒音預【士衡贊】曰詩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本鸒鴳也莊子鸒鳩翱翔于蓬蒿之間註曰本作鸒音預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音贊】曰毛詩晉國風十二篇其十一篇皆刺只無衣一篇美武公耳則晉風日頹可知此意譏晉昭公不能進用賢才親睦九族封成師於曲沃曲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卒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至此而後哭其國亡特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

而反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頹風已扇
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
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
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
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乎
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來句借晉爲喩謂
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
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晩乎豈以
唐史攷之魏知古上䟽諫睿宗爲城西隆昌
二公主造金仙玉眞觀亦有今風教頹替日
益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肯今無可疑
者子見乃直指爲毛詩晉國風之事吾未敢
以爲然也

其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

成荒淫【齊賢】曰齊立國於東秦立國於西東吟西音猶晉侯與楚因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漢揚揮曰荒淫無度【士贇】曰魏文帝詩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人心動阮籍詩儷俛趣荒淫彼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黃金【齊賢】曰琴操王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鮀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年列女傳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士贇】曰東漢崔駰傳迴眸百萬一笑千金珎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齊賢】曰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前緩聲歌曰輕舉乘紫霞【士贇】曰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秦嘉

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連光景貴色而不貴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其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 補遺曰過秦論南取北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先時宰守貪穢詭人採求珠遂徙交趾郡界嘗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 補遺曰謝靈運詩越客腸今斷曹植遠遊篇夜光明珠下隱金沙採之誰遺漢女湘娥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携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補遺曰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李善引臨海志註云海月大

如鏡白色呂向註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鏡
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淸海月宜
其義價傾鳴都也【增註】曰阮嗣宗詩明月耀
淸輝此海月非江賦王玭海月之謂乃淸輝
照映如月出於海也顔延年詩美價獻君君
難克充曹植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

按劒懷寶空長吁【增註】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劒相眄左傳懷璧其罪【增註】曰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增註】曰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四愁詩何爲懷憂心煩紆王逸曰紆屈也【增註】曰洛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盧諶書曰夜光報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於此足詩意蓋謂眞儒不遇於世而俗儒衣冠者反得位而哂笑焉眞儒之心其煩憂從可知

矣此乃太白譏世之作也雖然何世
而不如此哉千載讀之猶存感歎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illegible]曰蜀都賦羽族紛泊鷦鷯賦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於萬類[illegible]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周

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頸銜衆禽翼一向黃

河飛【音】啁哳曰說文啁嘐也竹包切楚辭鵾雞啁哳而悲鳴韓詩外傳云鴻鵠一擧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十韻】曰周周鳥也事出韓子令子見引鵾雞爲註非也按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飮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飮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劉向新序鴻鵠六翮而凌淸風鷹搗高翔抱朴子揮翮雲漢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

歸【音】曰王明君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我顧竚立以屛營【十韻】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邪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飮今有力者飛而不顧惟有冀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

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莊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位之賢不能引拔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日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女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遊地襄陽者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湫兮如風淒兮

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齊賢】曰江淹詩相思巫山渚悵望陽臺雲

天空綠雲滅地遠清風来【王齊賢】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劉休玄詩玉宇來清風

神女知已久

襄王安在哉【王齊賢】曰江淹詩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王齊賢】曰神女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焉

荒淫竟淪替

樵牧徒悲哀【王齊賢】曰阮籍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此篇是太白南遷時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綠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

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歧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補註】曰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黄可以黑毛詩哀哀父母【士贇】曰歐陽建詩惻惻心中酸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賔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巇【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賔客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早卑下賔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

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
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曹顏遠詩富貴宅人
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陸
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書
日世路嶮巇太行孟門豈云嶄
絕詩云人亦有言交道實難

斗酒強然諾　寸心終自疑

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千廣雅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
註諾相然許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
廣曰方寸亂矣　士贇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
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又曰貫高能自立
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謂一言許人必
信之也沈約詩寸心於此足

張陳竟火滅　蕭朱亦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
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士贇曰

漢書張耳陳餘傳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後有隙叙傳曰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攜手遯秦附翼俱起擧國爭權還爲豺虎耳又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故曰火滅星離也傅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

衆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齊賢曰陶潜詩衆鳥欣有託左太冲詩塊若枯池魚士贇曰曹顏遠詩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已夫